

# 别惹蚂蚁

撰文 柳穿鱼

一想起电影《别惹蚂蚁》，记忆中童年的某个画面就会出现在眼前：在安静的只剩下蝉鸣的午后，寂寞的小男孩盯着地上的蚂蚁，仿佛这个世界只有它们在不不停地忙来忙去……

存在于几乎每个人的童年记忆中的蚂蚁就是这样一种既渺小而又平常的昆虫。在公园里，它们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地面上、树干上，时而爬上你的皮肤，然后又匆匆爬下去。然而，就是这不起眼的小蚂蚁，在昆虫界中它种类最多、生存量最大。早在一亿年前的恐龙时代，地球上就有蚂蚁的祖先繁衍，随着气候和生态环境的变迁，庞大的恐龙早已灭绝，而细小的蚂蚁却以顽强的生命力一直生存繁衍到今天，并且形成了家庭兴旺的蚂蚁王国。目前，全世界的蚂蚁约有260个属，一万六千多种，在我国有两千多种。

电影里，小卢卡斯遭遇了很多小孩儿都会遇到的麻烦——被大孩子欺负。他没有告诉家长，没有积极想办法，而是将怒气一股脑儿发泄到了蚂蚁身上，用一只水枪将蚂蚁的巢穴几近毁灭。



愤怒的蚂蚁发誓要为保卫家园而战，它们用神奇的药水将卢卡斯变成了蚂蚁般大小，并把他挟持到了它们的巢穴，准备对他展开一场审判。尽管群情激愤，决定权还是在智慧超群的蚁后身上。蚁后认为杀死卢卡斯换得的只是一时的安宁，她决定试着改变卢

卡斯，而改变的方法，是首先让他成为一只真正的蚂蚁。

于是善良正直的护工霍娃成了卢卡斯的老师，她能包容卢卡斯身上的一切缺点，并努力改变他。卢卡斯也终于在霍娃的感化下融入了蚂蚁的家庭，开始真正为蚂蚁考虑。当然他的形象也随

着跟进，新的形象带着一对复眼眼罩、身穿小盔甲，俨然一副可爱的蚂蚁形象。

影片不断地让我们从蚂蚁的角度审视人类。对蚂蚁来说，人类很柔软，骨头从头到尾都包在肉里面，而蚂蚁有坚硬的外骨骼。人类只有两条腿，爬不上光滑陡直的墙壁，蚂蚁却有六条腿，爬墙对它们来说易如反掌。人类很自私，“你管好你的，我管好我的”，但这至少不是霍娃的风格。卢卡斯认为人类做什么都是为了自己，因为差异性而不能为一个目标共同努力；而这被蚂蚁认为很原始，因为差异性正是蚂蚁家族协作的基础。觅食的、侦查的、交配的、看护的……各种角色的差异和协作正是蚂蚁家族力量的源泉。

别惹蚂蚁！如果你以为那个神奇的药水是一种想像，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至今人们并没有在蚂蚁身上发现可以将人变小的化学物质，但是它们可能更不客气。例如澳大利亚一种跳蚁的叮咬就是致命的；火蚁则拥有一个独特的内含哌啶生物碱的毒囊，对于敏感体制的人来说，它们的叮咬会很疼而且可能有危险。

别惹蚂蚁，它们和我们一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瞧，它们为了生存发展出来多么高超的技巧！众所周知，蚂蚁是筑巢的高手，比如影片里面结构精巧的蚂蚁巢穴

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蚂蚁世界中，蚂蚁不仅建造地下宫殿，还可以在树上筑巢。当然不是所有的蚂蚁都有固定的住所，也有一些蚂蚁过着游牧生活。南美的行军蚁以及非洲的牧蚁就不愿意被局限在永久住址，它们时而游牧，时而住在工蚁用自己的身体相拥形成的临时居所里。

我们知道，工蚁是没有翅膀的，繁殖蚁在飞行交配后也失去了翅膀，所以，大多数蚂蚁是徒步者。但它们远远不是我们想像的简单，一些种类的蚂蚁就像电影里那样，可以用身体搭成漂亮的小桥；有些种类可以用竹搭成筏子来帮助它们在洪灾中存活。一种澳大利亚蚂蚁还可以游泳，并在经过水淹的巢穴中生活，它们虽然没有鳃，但是可以借助巢穴中的空气泡呼吸。

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令人类惊羨的高度协作的蚂蚁社会。在看似渺小的蚂蚁王国里，有类似宗教领袖的“蚁后”，有法官、护工、士兵等等，尽管个体数量众多，但是一切都井然有序。实际上，蚂蚁的行动不需要任何统治者发出指令，它们的行动完全出自本能，不知疲倦。

在真实的蚂蚁世界，不同种之间竞争也是存在的，蚂蚁对于这种竞争中生存很有一套。这里，不是最大的就最强悍。一种澳大利亚公牛蚁虽然体型巨大，

但相比其他种类的蚂蚁，它们的社会行为发展得并不好，每一个个体都是独自觅食，它们用自己的大眼而不是靠化学感官去寻找猎物。一些种类（比如铺道蚁）攻击并侵占临近的种群，还有一些会侵入其他种群偷走它们的卵或者幼虫，偷来的卵被吃掉或者被培养成奴隶。更有甚者，如亚马逊蚂蚁，自己不会觅食，必须依靠这些外来的奴隶蚁才能存活。而有些被奴役的种属如切胸蚁竟然发展出反向策略，毁掉奴隶主（奴用蚁）的雌蛹，仅保留那些成年后不会参与奴化它们的雄性。

通过一部电影，我们需要像卢卡斯那样从蚂蚁的视角看待蚂蚁、了解蚂蚁。同样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生物，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来对付各种危机。分工合作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技巧，除此之外，还得有高超的呼吸方法来对付洪灾，有策略地对付奴役，释放毒液对付攻击等等。最终，蚂蚁和卢卡斯之间消除了敌视，达成了理解。那么人类是否能理解脚下的那些生物，学会在地球上共同生存呢？热爱自然，无疑是影片的一个宗旨，而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则是共同生存的重要法则。■

（责编 李瑄）